

帝學

帝學

卷一
之二

梧岡先生 第一

御識

甲子重



此宋學士范祖禹編輯進上
乙覽元本也成於元祐戊辰
重刊於嘉定辛巳藏弄御府
有年每於幾餘展閱不特芬
流楮墨足備石渠東觀之遺

而自宓羲迄宋凡帝王務學
求師之要燦然眉列實為千
秋金鑑董子有言彊勉學問
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因題卷
首以志自勗云
乾隆甲子重九前一日

御題

元祐成書心力殫逮乎嘉定
又重刊欣茲祖禹芸編在不
異九齡金鑑看務學求師著
儀軌修身莅政示倪端知之
行矣吾猶慙綈几寧惟玩古

觀

乙未新正再題

子臣永瑤敬書

兩閣

通英延義

陳言要義殫先

經繕進後經刊

建炎中禮部尚書謝

克家上言請救祖禹之子宗正少卿冲繕本進覽嗣

祖禹五世孫擇能宰高安刊置縣齋嘉定中户曹趙

汝洋 補刊 講筵不愧眉山譽 謹按

本傳蘇軾稱祖禹為講官第一 史筆應齋

涑水者 祖禹進唐鑑十二卷學者有唐鑑公

之紙墨古香留篋裏星雲

宸藻冠篇端執中

聖學同堯舜一善兼資備

監觀

子臣 永瑤恭和

帝學卷第一

左朝散郎試給事中黃侍講充實錄後撰國史院修撰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趙鼎進

太昊伏羲氏

炎帝神農氏

黃帝有熊氏

少昊金天氏

帝學
卷一
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大禹夏后氏

商王成湯

高宗

周文王

武王

成王

太昊伏羲氏仰則觀象於
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上古結繩而治伏羲
始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

臣禰禹曰伏羲氏德合天
地通於神明始畫八卦
以開物成務故孔子言
易始於伏羲肇有書契
以紀萬事而治道可傳
於後至堯而大備故孔

子序書始於堯其前豈
無聖人哉蓋其世遠不
可以為法也揚雄曰法
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
伏匪堯禮義峭峭聖人
不取也後世帝王之學

本伏羲故臣以為帝學
之首

炎帝神農氏師曰悉諸

黃帝有熊氏幼而徇齊

徇疾

齊速也言聖長而敦敏成

而聰明師曰大橈

大橈作甲子者

又學於大真伏羲神農黃
帝之書謂之三墳

少昊金天氏以鳥名官鳳

鳥氏歷正

以鳳鳥知天時故

玄鳥氏司分

春玄鳥燕也分

去伯趙氏司至

也伯趙伯勞

鳴冬

青鳥氏司啓

青鳥也

立春鳴

丹鳥氏司閉

丹鳥

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

屬祝鳩氏司徒

也祝鳩鳩鳩孝鳩

故為司徒

鳴鳩氏司馬

鳴鳩

王鳴也

故為司馬主法

別鳴鳩氏

司空均鳩為司空也鳩鳩均鳩為司空也鳩鳩均鳩為司空也鳩鳩均鳩為司空也鳩鳩均鳩為司空也

爽鳩氏司寇爽鳩為司寇也鷹鷹為司寇也鷹鷹為司寇也鷹鷹為司寇也鷹鷹為司寇也

盜賊盜賊鷓鴣氏司事鷓鴣氏司事也鷓鴣鷓鴣氏司事也鷓鴣鷓鴣氏司事也鷓鴣鷓鴣氏司事也

去事故為去事故為五鳩鳩民者也五鳩鳩民者也鳩鳩民者也鳩鳩民者也鳩鳩民者也

也治民上聚也治民上聚五雉為五工五雉為五工雉雉為五工雉雉為五工雉雉為五工

正雉有五種雉雉有五種雉雉有五種雉雉有五種雉雉有五種

雉雉有五種雉雉有五種雉雉有五種雉雉有五種雉雉有五種

正度量夷民者也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夷民者也夷夷民者也夷夷民者也夷夷民者也

扈為九農正扈為九農正扈扈為九農正扈扈為九農正扈扈為九農正扈扈為九農正

竊竊扈竊扈竊扈竊扈竊扈竊扈竊扈竊扈竊扈竊

噴噴扈噴扈噴扈噴扈噴扈噴扈噴扈噴扈噴扈噴扈噴

其宜事其宜事扈民無淫者也扈民無淫者也扈扈民無淫者也扈扈民無淫者也扈扈民無淫者也

也止民使不淫放魯昭公
十七年郊子來朝叔孫昭
子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
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
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
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
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
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
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
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
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
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

高陽以來不能紀遠乃紀
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
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
郊子而學之告人曰吾聞
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
信然則古聖人之建官立
於學也

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
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

能治其官使重為句芒正木該為

蓐收正金脩及熙為玄冥子二

相代為世不失職遂濟窮

桑窮桑少昊之號也四子

成少昊之功死皆為民所

祀窮桑地在魯北晉頃公

十四年魏獻子問於蔡墨

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

也對曰少昊氏有四叔為

句芒蓐收玄冥此其三祀

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

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

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

社稷田正也烈山氏之

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

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

之祀

臣祖禹謹案周禮內史掌

三皇五帝之書春秋之時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是其書猶存也蓋自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不紀三皇而周易繫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之事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為三墳少昊高陽高辛唐三虞之書為五典司馬遷作史記以黃帝為五帝之首高陽高辛次之堯

舜次之而少昊氏不紀
考其制作法度自高陽
已不能及四子修職皆
百世紀少昊之德豈非
學之至乎臣故取左氏
傳郊子史墨之語以補

少昊氏之事備三皇五
帝之學焉

顓頊高陽氏師曰伯夷又
受學於綠圖

帝嚳高辛氏聰以知遠明
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修

身而天下服師曰伯招
帝堯陶唐氏聰明文思光
宅天下若稽古欽明文思
安安益曰帝德廣運乃聖
乃神乃武乃文師曰子州
支又學於君疇孔子曰堯

煥乎其有文章

帝舜有虞氏若稽古濬哲
文明溫恭允塞師曰許由
學於務成昭務成昭教舜
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
順天下不足定也避天下

帝學 卷一
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

為善者也又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少昊高陽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臣祖禹曰帝王之學謂之大學禮記曰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
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
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
能得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
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
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
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
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
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故學者所以致知誠
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明明德於天下堯舜之
道是也帝王之學所以
學為堯舜也堯舜亦學
於古先聖王而已其在
易曰進德修業學以聚
之問以辨之其在書曰

若稽古其在詩曰正家
以風天下此文王之學
也揚雄曰適堯舜文王
者為正道後世學堯舜
而及之者唯文王故孔
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而習周公其他皆非道
也

大禹夏后氏若稽古文命
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聞善
言則拜思日孜孜作訓以
戒子孫曰民可近不可下

帝學 卷一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
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予臨兆民慄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
何不敬又曰內作色荒外

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字彫
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禹
為人敏給克勤惡旨酒而
好善言師曰大成摯學於

西王國禹惜寸陰

為善日
不足也

見耕者耦立而式

二人並
耕曰耦

式車敬耕者也過十室之邑必下

下車也十室之邑以其必有忠信故下之

商王成湯不邇聲色不殖
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昧爽丕顯坐以待旦作盤
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
樂堯舜之道湯三往幣聘
之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
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
如己推而內之溝中故就
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湯

學於伊尹而後臣之商頌
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
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
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高宗得傳說以為相王曰
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

盤

甘盤賢臣
有道德者

說曰王人求

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
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
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
道積于厥躬惟敷學半念

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周文王在傅弗勤處師弗
煩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
卦伏羲畫八卦文王演之為六十四太公
呂望避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往歸之文王以為

師大雅曰亶亶文王令聞

不已

亶亶勉也其善聲聞無止時也

又曰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穆穆

美也緝熙光明也

又曰倬彼雲漢

為章于天

倬大也雲漢在天其為文章譬

猶天子為法

周王壽考遐

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

相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

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其

樂其政可勉勉我王綱紀四

方又曰雝雝在宮肅肅在

廟雝雝和也又曰不聞亦

式不諫亦入性與小雅曰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

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成者此文王燕單襄公

曰文王質文

言質性有文德

故天

祚之以天下孔子曰文王

既没文不在茲乎故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孔子學

文王者也

武王師太公號曰師尚父

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王踐阼三

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

帝高陽之道存乎意亦忽

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

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

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
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
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
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
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
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
從欲勝義者凶且臣聞之
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
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
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
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

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
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
焉於机為銘焉於鑑為銘
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為
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
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

豆為銘焉於戶為銘焉於
牖為銘焉於劍為銘焉於
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席
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
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
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

亦不可忘後右端之銘曰
所監不遠視邇所代鑑之
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
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
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
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

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
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
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
乎危於忿囊惡乎失道於
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
之銘曰慎戒必恭恭則壽

帝學
卷一
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
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
崩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
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
所聞以戒後世子孫既克
商王訪于箕子作洪範西

旅獻葵太保作旅葵用訓
于王曰德盛不狎侮狎侮
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
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
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
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二十五

帝學 卷一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
竒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
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
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
九仞功虧一簣

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
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
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
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

道也是故知為人子然後
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
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
後能使人召公為太保周
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
保其身體守保謂安傅傳之

德義

傳猶敷也

師導之教訓

師傳

之教

大同也

師主於訓導

傳即受而述之

書序曰召

公為師相成王

為左右蓋周公復政留為

太師此三公之職也天子疑

則問問則應而不窮者謂

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

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
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
謂之克克者克天子之志
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
絜廉而切直匡過諫邪者
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

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
博聞彊記敏給而善對者
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
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
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
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

而舉無過事作頌曰惟予
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
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
肩示我顯德行召公作誥
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
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

弗敬又曰王其疾敬德相
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
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
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
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

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
稽謀自天又曰我不可不
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
有殷周公作洛誥王拜手
稽首以求誨言周公曰孺
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

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
其絕乃惟孺子頌朕不暇
聽朕教汝于棊民彝汝乃
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又
作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
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
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
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乃諍既誕否則侮厥父
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
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

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
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
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
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
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
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為
幻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
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
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
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

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
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又作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
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
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
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

帝學 卷一
休茲知恤鮮哉又曰嗚呼
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
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
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
勿有間之嗚呼予旦已受

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
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
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
夫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

其惟克用常人王作周官
以訓百官曰學古入官議
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
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
官又曰不學牆面泣事惟
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

廣惟勤又曰作德心逸日
休作偽心勞日拙

臣翼曰夏為天子十有
七世四百三十有二年
商為天子三十有一世
六百二十有九年周為

天子三十有六世八百
六十有七年三代一千
九百二十有八年其君
以學見於經傳者唯禹
湯高宗文武成王而已
可謂至少也若夏之啓

與少康商之祖甲中宗
祖乙盤庚周之康王宣
王皆有功烈見於詩書
非學亦不能至也雖載
籍闕略事遠難明然要
之聖君少而庸君多故

治日短而亂日長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苟不學
則無聞於後人君可不
勉哉如夏之桀商之紂
昏亂其德覆宗絕祀後
世言惡則必稽焉豈其

性不可為善哉由不法
先王不親賢不務學也
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
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
惟在念與不念而已可
不戒哉

帝學卷第一終

帝學卷一考證

顓頊高陽氏

謹按顓頊原本

作顓帝係宋人避神宗諱今

改

鷓鴣也

謹按鷓鴣原本

作鷓鴣今據左傳註改

以伐夏救民

謹按原本重以

字今刪

必及其世

謹按原本作不及

其世今據大戴記改

毋曰胡殘毋曰胡害毋曰胡傷

謹按原本胡俱作相今據大

戴記改

傳之德義

謹按原本作傳其

德義今據前漢書賈誼傳改

召公為保

謹按原本作召公

名保今據書小序改

自殷王中宗

謹按原本作商

以伐夏救民

謹按原本重以

字今刪

必及其世

謹按原本作不及

其世今據大戴記改

毋曰胡殘毋曰胡害毋曰胡傷

謹按原本胡俱作相今據大

戴記改

傳之德義

謹按原本作傳其

德義今據前漢書賈誼傳改

召公為保

謹按原本作召公

名保今據書小序改

自殷王中宗

謹按原本作商

王中宗係宋人避其先代諱
今據書經改

三代一千九百二十有八年

謹按原本作三代一千九百

二十有九年總核多一年今

改

淡人先生 第二

帝學卷第二



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充實錄攸撰圖史院修撰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范祖禹進

漢太祖高皇帝

太宗孝文皇帝

世宗孝武皇帝

孝昭皇帝

中宗孝宣皇帝

世祖光武皇帝

顯宗孝明皇帝

肅宗孝章皇帝

後魏高祖孝文皇帝

唐太宗文武大聖大

廣孝皇帝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

孝皇帝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

至神孝皇帝

漢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

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
說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
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
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文
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
秦已并天下修仁義法先

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
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
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
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
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
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

書曰新語

太宗孝文皇帝時求能治
尚書者天下無有聞濟南
伏生治之生名勝故為秦博士欲召
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
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

錯往受之太中大夫賈誼
為長沙王太傅歲餘帝思
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
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
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
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
過之今不及也誼上書言
三代之君教太子之法曰
太子少長則入於學學者
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
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

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
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
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
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
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
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

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法也。匡正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

下矣。

輯和也。

世宗孝武皇帝時，兒寬見帝語經學，帝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又詔求能為韓嬰詩者，徵蔡義。

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
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無
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
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
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
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

召見義說詩甚悅之擢為
光祿大夫給事中制曰道
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
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
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
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

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

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黨之

化以厲賢材焉於是建藏

書之策

外則有太常太史
博士之藏內則有

延閣廣內
祕室之府

置寫書之官下

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董

仲舒對冊推明孔氏帝遂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疇咨

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

建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

歷數協音律作詩樂禮百

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

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
三代之風

孝昭皇帝始元五年詔曰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
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
之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

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
人中二千石各一人甘露
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
於石渠閣

在未央殿北
以藏祕書

太子

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
議帝親稱制臨決焉乃立

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
梁春秋博士

世祖光武皇帝愛好經術
未及下車先訪儒雅採求
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
學士多遁逃林藪至是莫

尚書未云有明

賈誼作保
傳傳在禮

大戴記帝雖通此書而孝
經論語尚書猶未能明也

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

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

人蔡義以韓詩授帝博士

韋賢亦進授帝詩

中宗孝宣皇帝高材好學
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
藝鬱於大道鬱不通也是以陰
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
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

不挹負墳策雲會京師乃
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
授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
五年修起太學備籩豆干
戚之容帝受尚書通大義
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

帝學 卷二
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
善曰得生幾晚拜榮為博
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
論難於前自隴蜀平後未
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
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

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
及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
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
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
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
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

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
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顯宗孝明皇帝為太子時
桓榮以少傅授尚書包咸
以郎中授論語及即位尊
榮以師禮拜為太常帝嘗

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
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
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
百人帝自執業每言輒曰
太師在是永平二年三雍
初成以李躬為三老桓榮

帝學
卷一
為五更養老禮畢帝正坐
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
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
觀聽者蓋億萬計榮疾篤
帝問之入街下車擁經而
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

帳刀劍衣被榮卒帝變服
臨喪送葬五年以包咸為
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
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
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即
問九年為四姓小侯立學

置五經師自期門羽林之
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
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
乎盛於永平矣

肅宗孝章皇帝為太子時
張酺侍講及即位出為東

郡太守元和二年東巡狩
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
縣掾史會庭中帝先備弟
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
然後修君臣之禮還過魯
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

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蘭臺令孔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

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帝降意儒術特

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
四年會諸儒於北宮白虎
觀講論五經同異使五官
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
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
如石渠故事

後魏高祖孝文皇帝好讀
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
之便講史傳百家無不該
涉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
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
年在蒙稚早登纓紱失過

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
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
疎抑而不許頃因酒坐脫
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
說將臨講坐慙戰交情御
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

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
叡淵明事超百代臣得親
承音旨千載一時

唐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
皇帝初為天策上將開天
策府置官屬乃開館於宮

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
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
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
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
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
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

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
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
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
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
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
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

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帝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而寢又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

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武德九年帝即位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

帝學 卷二
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
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
講論前言往行高權政事
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
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貞觀二年正月帝著金鏡

述以示侍臣其畧曰亂未
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
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
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
十四年二月幸國子監觀
釋菜命祭酒孔穎達講孝

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帝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

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

帝學
卷二
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
人帝以師說多門章句繁
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
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
習之二十二年帝撰帝範
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

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
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
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
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
矣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

帝為太子時褚無量以國
子祭酒侍講及即位加右
散騎常侍開元三年帝謂
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
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
士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

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
為左散騎常侍與無量更
日侍讀每至閣門令乘肩
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
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
以師傅之禮以無量羸老

特為之造腰輿在內殿令
內侍舁之五年懷素為祕
書監奏省中書散亂訛缺
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
比校補從之於是搜訪逸
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

尹知章桑泉尉常述等二
十人同刊正以褚無量為
之使於乾元殿前編校羣
書八年無量卒命右散騎
常侍元行沖整比羣書行
沖上羣書四錄凡書四萬

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十一年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祕書監徐堅太常博士賀知章監察御史趙冬曦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

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此屬無益於國徒為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

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
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
說而薄堅十三年帝與中
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
集仙殿帝曰仙者憑虛之
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

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
名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
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
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
散騎常侍徐堅副之二十
五年帝制訓誡六篇以示

諸王其旨蓋明君臣父子
之義齋祭稼穡之事宰臣
李林甫等請宣布中外手
詔曰周公誡伯禽無以魯
國驕人朕方聖雖慙豈忘
誠子聊示庭訓何足宣布

也天寶二載帝自注孝經
頒於天下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
孝皇帝留意典墳每覽前
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
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

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
玄宗撰開元訓誡帝遂採
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
三國志晉書晏子春秋新
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
為龜鏡者集成十四篇一

曰君臣道合二曰辨邪正
三曰戒權倖四曰戒微行
五曰任賢臣六曰納忠諫
七曰慎征伐八曰慎刑法
九曰去奢泰十曰崇節儉
十一曰獎忠直十二曰修

德政十三曰諫畋獵十四
曰錄勲賢分為上下卷目
曰前代君臣事跡元和四
年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
御座之右遣中使以書屏
六扇至中書宣示宰臣李

藩裴垍曰朕近撰此屏風
常所觀覽故以示卿藩等
上表賀

臣駑案歐陽修贊曰唐
有天下可稱者三君在
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

哉太宗之烈也今臣述

明皇憲宗取其務學而

已

帝學卷第二終

帝學卷二考證

孝昭皇帝

謹按原本目錄中

世宗孝武皇帝後脫載此一

條今增入

帝受尚書

謹按原本作帝授

尚書今據後漢書光武紀改

太師在是

謹按原本作大師

在是今據後漢書桓榮傳改

新字

無任榮定自是帝多知榮此

符器則在、點對原本日器中

無器則在

帝學

卷三
之四

露仲先生

第三

帝學卷第三



左朝散郎試給事中黃待講充實錄修撰黃圖史院修撰輕車都尉賜紫李憲榮范祖禹進

大宋太祖啓運立極

英武睿文神德聖功

至明大孝皇帝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

聖德文武睿烈大明
廣孝皇帝

真宗膺符稽古成功
讓德文明武定章聖

元孝皇帝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

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
二月又幸詔加飾祠宇及
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象
帝親製文宣王兗公二贊
臣禩禹曰昔武王克商未

及下車而褒先聖之後
封賢臣之墓表商容之
間釋箕子之囚是以天
下悅服傳世三十歷祀
八百蓋由此也太祖皇
帝承五代之季受天眷

命皇業初基日不暇給
而即位之月首幸國學
謁款先聖次月又幸尊
師重道如恐不及儒學
復振實自此始所以啓
佑後嗣立太平之基也

與武王未及下車之政
何以異哉

三年六月以右諫議大夫
崔頌判國子監始聚生徒
講學帝遣中使以酒果賜
之因謂侍臣曰今之武臣

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
道

帝召宗正丞趙孚對後殿
令講周易謂左右曰孚所
說精博亦可賞也

四年四月丁亥幸國子監

開寶元年知制誥李穆薦
王昭素召見便殿昭素開
封酸棗人通九經尤精詩
易時年七十七精爽不衰
帝問何不求仕進致相見
之晚對曰臣草野蠢愚無

以禪聖化賜坐令講易乾
卦召宰臣薛居正等觀之
至飛龍在天帝曰此書豈
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
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
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

誠實無隱帝嘉之尋以衰老辭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仕留月餘遣之

帝自開寶以後好讀書嘗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趙普為相帝常勸以讀書

臣禰禹曰太祖皇帝之時天下未一方務戰勝而欲盡令武臣讀書夫武臣猶使之讀書而況於文臣其可以不學乎又言宰相須用讀書人夫

宰相猶當讀書而況於
天子其可以不學乎又
勸趙普以讀書蓋太祖
皇帝知學之益又知為
君為相不可以不學也
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

保太祖皇帝之訓子孫
可不念之哉

帝因讀尚書歎曰堯舜之
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
近代法網之密耶

臣祖禹曰人君讀書學堯

舜之道務知其大指必
可舉而措之天下之民
此所謂學也非若人臣
析章句考異同專記誦
備應對而已太祖皇帝
讀書能知其要如此史

臣以為有意於措刑其
可謂至仁矣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
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太平興國八年以聽政之
暇日閱經史求人以備顧

問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
為侍讀每出經史即召文
仲讀之

帝語宰相曰史館所修太
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
當親覽宋琪曰陛下好古

不倦觀書為樂然日閱三
卷恐至罷倦帝曰朕性喜
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
興廢以為鑒戒雖未能盡
記其未聞未見之事固已
多矣此書千卷朕欲一年

讀徧因思好學之士讀萬
卷書亦不為難大凡讀書
須性所好若其不好讀亦
不入昨日讀書從已至申
有鶴飛至殿吻至罷方去
左右曰昔楊震講學有鶴
銜鱸墜堂下亦此類也

九年帝謂近臣曰朕讀書
必究微旨尚書云伊尹放
太甲於桐宮三年以冕服
奉嗣王歸於亳作書三篇
以訓太甲伊尹忠於太甲

其理明矣杜預春秋後序
云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
立也七年太甲潛出自桐
殺伊尹立其子陟又左氏
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
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

放還殺伊尹猶以其子為
相此與尚書叙太甲事異
不知伏生昏忘將此古書
乃當時雜記未足審也豈
有殺其父而復相其子者
乎且伊尹著書訓君具在

方冊必無自立之意杜預
通博不當憑汲冢雜說特
立疑義使伊尹忠節惑於
後人

端拱元年八月幸國子監
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

門顧見講坐左右言學官
李覺方聚徒講書即召覺
令對御講說覺曰陛下六
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
帝為降輦令有司張帘幕
設別坐詔覺講易之泰卦

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
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甚
悅賜帛百匹明日謂宰臣
曰昨聽說泰卦文理深奧
足為君臣鑒戒朕與卿等
當遵守勿怠

淳化五年十一月幸國子
監召直講孫奭講尚書判
監李至執經講堯典一篇
未畢遽令講說命三篇帝
曰尚書主言治世之道說
命居最文王得太公高宗

得傳說皆賢相也復誦說
命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之
句曰誠哉是言何高宗之
時而有賢相如此嘉歎久
之

帝與近臣論三史曰夫史

書之作務在懲惡勸善若
采撫小說異聞以綴飾者
蓋不足訓大約忠孝正直
可為嘉歎也

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
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敦尚文雅自出閣後專以
講學屬詞為樂禁中遊息
之所皆貯圖籍置筆硯及
即位每召諸王府侍講邢
昺及國子監直講孫奭等
更侍講說質問經義久而

方罷

咸平元年正月命擇官詳
正經籍因訪明達經義者
叅知政事李至曰國學講
書崔頤正博通諸經尤善
誦說帝曰朕宮中無事甚

樂聽書常求其人尤不易
得翼日召頤正講尚書於
景福殿又於苑中講大禹
謨自是日令赴御書院侍
對帝謂宰相曰頤正講誦
有功卿等更於班行中擇

性行淳朴通經義知損益
者二人以名聞頤正講尚
書至十卷年老步趨艱蹇
表求致仕帝命坐問卹甚
至聽以本官致仕仍充直
講二年七月以兵部侍郎

楊徽之戶部侍郎夏侯嶠
並為翰林侍讀學士國子
祭酒邢昺為翰林侍講學
士翰林侍讀呂文仲為翰
林侍讀學士按唐開元中
置侍讀其後有翰林侍講

學士五代以來四方多事
時君右武不暇嚮學故此
職久廢太宗崇尚儒術聽
政之暇觀書為樂殆至宵
分手不釋卷繇是命文仲
為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

備顧問然名秩未崇帝聰
明稽古奉承先志首置此
職擇耆儒舊德以充其選
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
之設直廬於祕閣侍讀更
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

膳夜則迭宿帝嘗謂近臣
曰朕聽政之外未嘗虛度
時日探賸編簡素所耽玩
但古聖與旨有未曉處不
免廢忘昨置侍講侍讀學
士自今令監館閣書籍中

使日具當宿官名進入朕
欲召見訪問自是多召對
詢訪或至中夕焉

臣祖禹曰太宗始命呂文
仲侍讀真宗置侍講侍
讀學士仁宗開迺英延

義二閣日以講讀為常
累聖相承有加無損有
勤無怠此所以遺子孫
之法也是以海內承平
百三十年自三代以來
蓋未之有由祖宗無不

好學故也

二年七月幸國學謁先師
及覽三禮圖召祭酒邢昺
直講崔侗佺講尚書大禹
謨從官侍座帝曰侗佺講
書頗達經義甚可稱也賜

侗佺緋章服昺以下噐幣
帝御便殿命翰林侍講學
士邢昺講左氏春秋侍讀
預焉

五年講春秋畢邢昺曰春
秋一經少有人聽多或中

輟帝曰勤學有益最勝它
事且深資政理無如經書
朕聽政之餘惟文史是樂
講論經藝以日繫時寧有
倦耶

十月召近臣觀書龍圖閣

帝曰朕自幼至今讀經典
其間有聽過數四在東宮
時惟以聚書為急其間亡
逸者多方購求頗有所得
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祕
閣外又於後苑龍圖閣各

存一本但恨校對未精如
青宮要紀繼體治民論此
一書二名並列篇目蓋購
書之初務於數多不嫌重
複甚無謂也

景德四年三月召近臣觀

書玉宸殿即帝偃息之所
茵幃皆黃絹為之無文采
之飾聚書八千餘卷帝曰
此惟正經正史累校定者
小說它書不置於此蓋俯
近禁中最便觀覽國家搜

訪圖書其數漸廣臣僚家有聚書者朕先借其目叅校所少併令抄補所得甚多信非時平不能備此今祕閣之後新衣庫雖有棟宇地猶狹隘朕累令經度

若遷此庫以廣其地尤為佳事當諭劉承珪增葺之帝宴餞侍講學士邢昺於龍圖閣上挂禮記中庸篇圖昺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之語因講述大義序修

身尊賢之理皆有倫貫坐
者聳聽帝甚嘉納之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幸
曲阜謁文宣王廟有司定
儀止肅揖帝特拜又幸孔
林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

詣墳拜奠帝曰唐明皇褒
先聖為王朕欲追謚為帝
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
以聞或言宣父周之陪臣
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
遂止增美名

帝命王旦選儒學之士旦
薦崇文院檢討馮元帝召
見命講易泰卦元進說曰
地天為泰者以天地之氣
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
唯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

天地財成萬物帝悅賜元
緋章服稱旦善擇才

天禧元年二月詔太子中
允直龍圖閣馮元講易於
宣和門之北閣待制預焉
自是聽政之暇遂以為常

三年九月召宰臣樞密兩制及東宮僚屬於清景殿觀書帝以青宮要紀事有未備因博采羣書廣為承華要畧十卷每篇著贊以賜皇太子至是書成故召

近臣觀焉

太宗時邢昺嘗纂禮選以獻其後帝閱書禁中得其本作贊以示近臣曰朕在東宮昺為侍講嘗徧講九經書亦有三五過或十餘

過者唯尚書凡十四講蓋
先帝慈旨勉勵每旦聽書
食訖習射使與兄弟朝夕
同處所習者文武二事爾
帝與諸王宗室友愛甚篤
然動有戒諭或聞其講習

為學則喜見顏色形於獎
勸編修君臣事迹日進草
三二卷帝雖政務繁劇亦
中夕披閱條其舛互纖悉
窮究諸儒疲於應對為文
務求溫雅製述尤多中外

書奏歌頌無不重複省覽
暑月或衣單絺流汗浹體
而詳覽不輟文史政事之
外無他玩好

帝讀經史撫其可以為後
世法者著正說五十篇其
後仁宗御經筵命侍臣日
讀一篇

帝學卷第三終

帝學卷三考證

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謹

按原本徵作證係宋人避仁

宗嫌名今據書經改

召直講孫奭 謹按原本直作

主孫奭官直講主字誤今改

酉峯先生

第四

帝學卷第四

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充實錄修撰國史院修撰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范祖禹進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

全德神文聖武濬哲

明孝皇帝上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

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封
壽春郡王九年正月命尚
書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張
士遜戶部員外郎直史館
崔遵度並為王友真宗宣

諭曰兒子才七歲朕每自
教之卿等可盡乃心退見
郡王於內東門南閣真宗
遣使謂士遜等曰兒子年
小毋得列拜士遜等各拜
二月詔以郡王學堂為資

善堂八月真宗賜王歌凡
七軸曰勸學曰修身曰懷
儉約曰慎所好曰卹黎民
曰勿矜伐曰守文天禧二
年正月月旦真宗幸元符
觀遂幸資善堂徐王彭王

郡王及南宮北宅宗室以
下並列侍二月進封昇王
八月立為皇太子叅知政
事李迪樞密直學士王昞
並兼太子賓客真宗作元
良箴以賜太子有殿侍張

迪者給事左右太子曰是
可與賓客同名耶方覽尚
書至協于克一遂令更名
克一真宗知之甚悅以語
宰臣賓客三年九月請賓
客以下講論語自是以為

常又問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何謂也乾興元年二月
即皇帝位三月賜輔臣飛
白書各一軸初帝未嘗為
飛白書一日試書體勢道
勁有如夙習因以分賜焉

戊寅中書請自禫祭後隻
日於崇政殿或承明殿視
事雙日如先帝故事前後
殿皆不坐詔曰朕仰承先
訓肇纘慶基思與忠賢日
勤聽覽至於宵旰非敢怠

遑雖每屬於清閒亦靡圖
於暇逸當延侍從講習藝
文勉徇嘉謀用依來請雙
日不視事亦當宣召侍臣
便殿以閱書史冀不廢學
也

皇太后諭宰臣曰皇帝聽斷之暇宜召名儒講習經書以輔聖學十一月辛巳始御崇政殿西廡召翰林侍講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馮元講論語

侍讀學士李維晏殊與馮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

十二月甲辰召輔臣崇政殿西廡觀孫奭講論語既而帝親書唐人詩以分賜

馬自是每召輔臣至經筵
多以御書賜之或取經書
要言書一二紙

天聖二年二月乙丑召輔
臣於崇政殿西廡觀講孝
經六月己未賜尚書工部

郎中直龍圖閣馬宗元三
品服以講孝經徹也時帝
方嚮儒學召宗元入講故
賜之

八月己卯幸國子監謁文
宣王召從臣升講堂令直

講馬龜符說論語一篇賜
龜符三品服已而觀七十
二賢贊述閱三禮圖因問
侍講馮元三代制度

四年閏五月甲子召輔臣
於崇政殿西廡觀宋綬等

讀唐書帝因曰朕覽舊史
每見功臣罕能保其始終
者若裴寂劉文靜俱佐命
之臣而不免誅辱王曾曰
寂等及禍良以功成而不
知退也

翰林侍讀學士勾當三班
院宋綬請解三班以專講
勸皇太后命擇前代文字
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以
備帝覽遂錄進唐謝偃惟
皇誠德賦又錄孝經論語

要言及唐太宗所撰帝範
二卷明皇朝臣僚所獻聖
典三卷君臣政理論三卷
上之

七月壬申詔諸路轉運司
訪所部幕職令錄京朝官

有通經術長於講說者以
名聞

五年四月辛卯賜新及第
人聞喜燕於瓊林苑遣中
使賜御詩及中庸篇各一
軸初帝欲賜中庸篇命中

書錄本既上乃令張知白
進讀至修身治人之道必
使反復陳之

十月乙酉監修國史王曾
言唐史官吳兢於正史實
錄外錄太宗與羣臣對問

之語為貞觀政要今欲采
太祖太宗真宗實錄日歷
時政記起居注其間事迹
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從
之

帝每御經筵以象架廡書

策外向以便侍臣講讀天
聖末孫奭年高視昏或陰
晦即為徙御坐於閣外奭
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
必反復規諷帝意或不在
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為竦

然改聽嘗書無逸圖上之
帝施於講讀閣

明道元年二月癸卯監修
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寶訓
三十卷即王曾所請也

景祐元年正月丁亥尚書

都官員外郎賈昌朝尚書
屯田員外郎趙希言太常
博士崇文院檢討王宗道
國子博士楊安國並為崇
政殿說書日以二人入侍
講說崇政殿置說書自此

始

二年正月癸丑置邇英延
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
屏邇英在迎陽門之北東
向延義在崇政殿之西南
向是日御延義閣召輔臣

觀賈昌朝講春秋盛度讀
唐書

三年正月乙巳賈昌朝言
臣幸得侍經禁中陛下每
以清閒之燕嚮學稽古徽
言善道取高前聖事在雙

日杳隔嚴宸時政記史館
日歷及起居注莫得纂述
臣自景祐元年春迄二年
冬凡書筵侍臣出處升絀
封章進對燕會賜與皆用
存記列為二卷乞送史館

詔以邇英延義二閣記注
為名命章得象等接續修
纂

七月乙酉侍講學士馮元
獻金華五箴降詔褒諭

四年三月甲戌朔以崇政

殿說書尚書司封員外郎
直集賢院賈昌朝尚書祠
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王
宗道尚書屯田員外郎國
子監直講趙希言並兼天
章閣侍講預內殿起居天

章閣置侍講自此始
九月丁卯御邇英閣讀唐
書因詔唐書列傳止取事
義切於規戒者讀之

十月甲戌讀正說慎罰篇
述後漢光武罷梁統從重

之奏帝曰深文峻法誠非
善政宋綬對曰王者峻法
則易寬刑則難夫以人主
得專生殺一言之怒則如
雷如霆是峻易而寬難也
丙戌讀正說養民篇帝曰

尸子言君如杆民如水何
也丁度對曰水隨器之方
圓若民從君之好惡是以
人君慎所好焉

甲午講春秋詔春秋自昭
公之後魯道陵遲家陪用

政記載雖悉而典要則寡
宜刪去蔓辭止取君臣政
教事節講之因謂宋綬等
曰春秋經旨在於獎王室
尊君道邱明作傳文義甚
博然其間錄詭異則不若

公羊穀梁二傳之質綬等
對曰三傳得失誠如聖言
臣等自今凡邱明所記事
稍近誣及陪臣僭亂無足
勸誠者皆略而不講

寶元二年三月壬寅編修

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戶
數前漢千二百二十三萬
三千六十二後漢千六百
七萬七千九百六十魏九
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
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

百宋九十萬六千八百七
十後魏三百三十七萬五
千三百六十八北齊三百
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後
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
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

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
四國朝太祖朝二百五十
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宗
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
百五十七真宗朝八百六
十六萬九千七百七十九

寶元元年千一十一萬四
千二百九十先是邇英閣
讀真宗正說養民篇見歷
代戶口登耗之數帝顧謂
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
侍讀學士梅詢對曰先帝

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
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斂無
藝則版圖衰減自五代之
季生齒凋耗太祖受命而
太宗真宗繼聖承祧休養
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

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
院檢閱以聞至是上之
十月乙丑御邇英閣講春
秋左氏傳及讀正說終帝
曰春秋所述前世治亂之
事敢不監戒正說先帝訓

言敢不遵奉丁度等拜伏
而言曰陛下德音若此誠
天下之福也帝又問丁度
尚書洪範酒誥二篇大義
度悉以對帝命錄二篇以
進因詔續講周易李淑讀

三朝寶訓丁度李仲容讀
所編經史規鑒事迹

十一月癸巳以皇子生燕
宗室於太清樓讀三朝寶
訓賜御詩又出寶元天人
祥異書示輔臣其書帝所

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
七百五十六分三十門為
十卷

慶歷元年七月戊申朔出
御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
輔臣

八月詔兩制檢閱唐書紀
傳君臣事迹近於治道者
日錄一兩條上之以翰林
學士蘇紳言唐憲宗嘗令
近臣具前代得失之迹繪
圖以備觀覽也

二年二月召御史中丞賈
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
臣無在經筵者帝以昌朝
長於講說特召之

天章閣侍講林瑀上周易
天人會元紀御史中丞賈

昌朝言瑀以陰陽小說上
惑天聽不宜在勸講之地
帝諭輔臣曰人臣雖有才
學若過為巧偽終有形迹
乃落瑀職通判饒州

四年二月丙辰御迎陽門

帝紀 卷四
召輔臣觀圖畫其畫皆前
代帝王美惡之跡可為規
戒者因命曾公亮講詩王
洙讀祖宗聖政錄丁度讀
前漢書先是趙元昊反罷
進講侍講趙師民上書陳

十五事八曰延講誦因獻
勸講箴至是復命講讀經
史

帝御邇英閣讀漢書紀問
長安城衆莫能知共推趙
師民師民因陳自古都雍

二十四

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
帝悅曰何直所記如此師
民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
異嘗盛夏屬疾家居帝飛
白書團扇為和平字以賜
之

丁度讀漢書帝曰漢稱文
景景不及文鼂錯忠而被
誅良可惜也

三月己卯帝於邇英閣出
危竿諭一篇述居高慎危
之意又出御書十有三軸

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
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
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
宗愛民孝思感噎五曰守
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好
碩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慎

言語十曰待耆老十一曰
進靜退十二曰求忠正十
三曰懼貴極十四曰保勇
將十五曰尚儒籍十六曰
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
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無

帝學 卷四
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
曰明巧媚二十二曰分希
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
四曰慎滿盈二十五曰傷
暴露兵二十六曰哀鰥寡
民二十七曰訪屠釣臣二

十八曰講遠圖術二十九
曰辨朋比三十曰斥謠佞
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二
曰監迎合三十三曰罪已
為民三十四曰損躬撫軍
三十五曰一善可求小瑕

不廢顧謂丁度等曰朕觀
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
對事目可施於政治者書
以分賜卿等度及曾公亮
楊安國王洙等既拜賜因
請注釋其義帝許之

乙酉帝問輔臣春秋三傳
異同之義賈昌朝對曰左
氏多記時事公羊穀梁專
解經旨大抵皆以尊王室
正賞罰為意然三傳異同
考之亦有得失也帝然之

丙戌丁度等上答邇英聖
問一卷帝覽之終篇指其
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
密院令奉行之答聖問者
即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
也其序曰伏奉宣示御書

文字十三軸仰窺聖旨皆
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
述安危成敗忠邪善惡之
事詢謀下臣使進裨補敢
不竭愚竊思自古求治之
主靡不欲興理道安邦國

納忠正退姦邪廣聰明致
功業然行此數事在明與
威斷爾明則不惑威則善
柄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
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為之
臣等嘗讀唐書見憲宗英

悟留心庶政宰臣陳說政
要必往復詰問既盡其理
則曰凡好事口說則易躬
行則難卿等既為朕言之
常須行之勿空陳而已李
絳對曰非知之艱行之惟

帝學
卷四
艱陛下今日處分可謂至
言然臣絳亦以天下之人
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
言唯願每言之則必行之
憲宗深所嘉納今臣等親
承聖諭敷明治要亦願陛

下日與輔臣舉此事目推
而行之無使唐之君臣專
美前代也

丁亥帝謂輔臣曰朕每令
講讀官敷經義於前未嘗
令有諱避近講詩國風多

帝學 卷四
刺譏亂世之事殊得以為
監戒章得象對曰陛下留
思六經能遠監前代興亡
之迹此誠圖治之要也

五月壬申幸國子監謁至
聖文宣王有司言舊儀止

肅揖帝特再拜

五年二月丙申御邈英閣
讀漢書元帝紀帝語及漢
元成二帝政理丁度因言
頃者臣下不知大體務相
攻訐或發人陰私以圖自

進賴陛下聖明覺悟比來
此風漸息帝因言攻訐之
弊曰凡此皆謂小忠非大
忠也

戊戌講詩起雞鳴盡南山
篇先是講官不欲講衛新

臺帝謂曾公亮曰朕思為
君之道善惡皆欲得聞况
詩三百皆聖人所刪定義
存勸戒豈當有避也乃命
自今講讀經史毋得輒遺
三月戊午講詩匪風篇曰

誰能烹魚漑之釜鬻帝曰
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
義與此同丁度對曰烹魚
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
學深遠何以見古人求治
之意乎

已卯講詩六月篇帝曰此
序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
當為帝王常行之道豈止
當時之事耶楊安國對曰
昔幽王失道小雅盡廢四
夷交侵中國遂微先儒所

以作序為萬世監也帝令再講之

甲申講詩節南山篇帝問楊安國周幽王所終安國對曰幽王在位十二年為犬戎所殺宗周遂亡平王

東遷自此微弱帝雖素所聞知而特降問以示臣下善惡廢興之事無所諱也讀漢書韓信傳至信破齊自請為假王張良陳平躡高帝足遂以為真王帝歎

帝學 卷四
曰漢祖之從諫善用人不
疑如此丁度對曰漢祖聰
明大度故羣下得盡其誠
不然何以基漢業也

四月辛卯講詩小旻篇曰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帝

謂趙師民曰以水喻政其
有指哉對曰水性順順故
通通則清逆故壅壅則敗
喻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
用邪則王澤壅而世濁幽
王失道絀正用邪正不勝

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
將相牽淪於污敗也

丁未講詩至巷伯篇曰哆
兮侈兮成是南箕注有魯
男子獨處之事帝曰嫌疑
之際古人之所慎也此不

著魯人姓氏豈聖人特以
設教耶

壬辰講詩小弁至巧言篇
帝問將來說詩畢宜講何
書楊安國對曰論語者先
聖精意善言為人倫師法

帝學 卷四
於經義最大帝曰然便可
與孝經同講也

丁度在經筵帝每呼學士
而不名嘗問著龜占應之
事度對曰卜筮雖聖人所
為及其成乃一技耳不若

以古之治亂為著龜也

十一月甲午講詩角弓篇
帝曰幽王不親九族以至
於亡楊安國對曰冬至日
陛下親燕宗室人人撫藉
豈不廣骨肉之愛也帝又

帝學 卷四
曰書云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此帝堯之盛德也朕甚
慕之

乙未講詩都人士篇帝曰
古人冠服必稱其行今冠
服或過之行未必如古人

也讀三朝經武聖畧至真
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
漢超在闕南以私錢貿易
以佐公用人或繩奏之太
祖反令盡除所過稅帝曰
任人如此孰不盡力哉

三十九

帝學卷第四終
望聖至真
宗陳李繼味土言國時李
萬故在關南以味發貨是
以對公用人苑聽表之太
時以令盡利所遊許帝曰
封入以北境不盡以悲

帝學卷四考證

遂錄進唐謝偃惟皇誠德賦

謹按新唐書文藝傳誠作誠

舊唐書文苑傳作誠詳繹賦

中詞義誠字較勝今仍原本

作誠

七月壬申詔諸路轉運司訪所
部幕職令錄京朝官有通經術
長於講說者以名聞

五年四月辛卯賜新及第人聞
喜燕於瓊林苑以上原本連
載謹按詔訪明經與進士賜

燕截然兩事又年分不同今
分為二條

錄太宗與羣臣對問之語為貞
觀政要謹按原本貞作正係

宋人避仁宗嫌名今改

宜刪去蔓辭止取君臣政教事

節講之 謹按原本止作上係

誤今改

帝於邇英閣出危竿論一篇

謹按山堂肆考論作論又考

玉海御製論一門內作慶歷

危竿論旁注云一作諭後御

製諭述一門內又載危竿論

注云文見前今仍原本作諭

見憲宗英悟 謹按原本悟作

晤係誤今改

亦願陛下日與輔臣舉此事日

推而行之 謹按原本日作日

係誤今改

卜筮雖聖人所為及其成乃一
技耳謹按原本技作枝係誤

今改

帝學

卷五
之六

雲門先生

第五

帝學卷第五



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充實錄攷撰國史院修撰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范祖禹進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

全德神文聖武濬哲

明孝皇帝中

慶歷七年三月丙申御邇

英閣講孝經面賜曾公亮
三品服帝謂宋祁曰此賜
異於他臣僚又曰自古帝
王皆有師今賜師儒之臣
講筵之榮事也

己亥講論語序至安昌侯

張禹帝曰是朱雲乞斬者
乎楊安國對曰是也因言
禹為成帝師以論語授帝
後為丞相時大將軍王鳳
專政吏民多上書譏切王
氏成帝至禹第辟左右以

吏民言王氏事示禹禹謂
上曰新學小生亂道誤人
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
此不疑王氏後王氏果篡
漢帝曰禹師臣不忠讀書
何為

四月己巳讀賈誼傳論三
公三少皆天下之端士與
太子居處出入故少成若
天性習慣如自然帝曰朕
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
馮元為師友此三人者皆

老成人至於遵度尤良師
傳也

辛未讀貞觀政要唐太宗
曰今所任人必以德行學
識為本王珪曰人臣若無
學業豈堪大任漢有詐稱

衛太子者雋不疑斷以春
秋蒯瞶之事宣帝與霍光
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
術帝曰人臣須是知書宰
相尤須有學也揚安國對
曰漢儒多引經決大事宰

相必通一經帝謂宋祁曰
近代士人多不務通經但
用一時之藝苟取富貴蓋
進用高科者不十年便居
顯位所以不勸也又曰孫
奭馮元有子孫在朝否祁

對曰奭子瑜為崇文院檢
討元子諲監內衣庫帝問
其才行何如祁以實對帝
曰二人名儒奭尤淳正祁
曰奭在朝屢奏論事

十月直史館張揆上所著

太元集解召對延和殿令
撰著得斷首且言斷首準
易之夬蓋陽剛以決陰柔
君子進小人退之象帝悅
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皇祐元年四月戊子御邇

英閣講論語在陳絕糧帝
曰夫子言君子固窮明聖
人亦有否泰爾楊安國對
曰聖人雖坐忘遺照不與
人同憂患然亦同天地否
泰故用有行藏易曰天地

閑賢人隱若成湯繫於夏
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居
東孔子絕糧此同天地否
泰之事也講子曰賜也女
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帝曰夫子或為帝王則無

此與時君抗厲弟子抑揚
之教乎安國對曰夫子雖
不王然其巍巍蕩蕩與堯
舜一致經籍垂於萬世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子之
力也講無為而治者其舜

也與帝曰若後代人君任
臣得人代天工而不私者
人君亦可以無為也安國
對曰陛下比年降手詔訪
逮羣臣欲以致無為也而
當國之臣少能上副憂勤

此羣下之罪也講言忠信
行篤敬帝曰忠信篤敬不
可斯須而去也講直哉史
魚帝曰蘧伯玉信君子矣
而不若史魚之直不以邦
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

帝學 卷五
懷之也安國對曰聖意以
蘧伯玉不若史魚欲戒不
亮節之臣也

庚寅講師冕見子告之曰
某在斯某在斯帝曰夫子
可謂不欺矣楊安國對曰

誠如聖言

五月癸巳講季氏篇帝問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如何趙師民對曰文者
經緯天地之總稱君人之
道撫之以仁制之以義接

之以禮示之以信皆文德也帝曰然所先者無如信也師民曰至誠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陛下以為最先此實聖道之要

乙未講論語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

不失矣帝曰諸侯十世大
夫五世陪臣三世何謂也
揚安國具以對又講戒之
在得安國言人老好貪帝
曰今人云作子孫之計是
也

七月壬子帝朝拜真宗神
御回幸資善堂作詩先皇
教善啟東闈菲德承宗賴
慶暉為感儲筵驚歲月因
瞻臺像駐驂駢楹書乍啓
欽遺澤

堂中藏先
朝賜書

庭樹重

攀記舊園疇日學文親政
地仰懷慈訓倍依依

九月壬寅講君子有九思
帝曰夫子語人君耶臣下
耶楊安國對曰君子者通
天子諸侯兼公卿大夫夫

子立教亦通臣下也講不
學詩無以言帝曰古人賦
詩以言志詩人之志有譎
諫者何也安國具以對帝
曰亦有觀威儀省禍福古
人於賦詩見之安國以春

秋左氏傳鄭大夫子展伯
有等賦詩以對曰此觀威
儀省禍福之明也

丙午講鑕燧改火帝問其
說趙師民對曰古之聖王
必上奉天時四時變火各

隨木性近世苟簡以為非
治之具而廢之至於萬事
皆不如古也

丁未講惡居下流而訕上
者帝曰何謂訕上揚安國
對曰人君若有闕失臣下

帝學 卷五
當力正之若不能面諫而
退有後言居下流而訕上
也講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帝曰三人迹異何同為仁
楊安國對曰三人各盡其
所宜俱為臣法故同稱仁

也

辛亥講子張篇帝問子夏
子張言交孰優趙師民對
曰聖人之道含覆廣大與
天地參善者進德惡者改
行子張之言實為優也帝

然之

癸丑講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帝因問古之公卿大夫
士皆有寢廟與今同異丁
度宋祁對曰古者公卿大
夫世及所以子孫守其宗

廟近世公相或子孫衰弱
墜失門戶雖有明詔立家
廟然恐不得如古帝因言
近歲公相家有子孫微弱
門戶乏主者軫惜久之
十一月庚寅朔御崇政殿

帝學 卷五
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
室觀三朝訓鑒圖

十二月辛酉詔六日延和
殿再坐召尚書虞部員外
郎盧士宗講周易令舊講
筵學士上殿聽乙丑再御

延和殿侍讀侍講並赴命
盧士宗講泰卦面除天章
閣侍講賜紫章服士宗楊
安國所薦也是日詔右僕
射賈昌朝赴講筵備顧問
不講書帝以昌朝前宰相

又舊講臣特命之

二年三月己丑御邇英閣
講周易帝曰易歷三古資
九聖無有代號今豈沿近
題云周也楊安國對曰伏
犧氏始畫八卦歷三古九

聖無文以言惟周官三易
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
曰周易蓋文王加周字以
別於餘代爾講乾卦帝曰
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
類萬物之情而設卦何取

倚象也安國具以對帝又
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
統天此人君所行之道爾
安國對曰陛下乘天地之
正合日月之明先天而天
弗違舜曰天之歷數在爾

躬然則帝王與天地同德
乃乾元統天之事豈非陛
下所行之道乎
甲辰講易坤卦帝曰上六
龍戰于野何也楊安國對
曰譬之權臣擅命作威作

福蔽君耳目不得聰明可
移人心可覆國家苟辨之
不早必有龍戰之患也帝
曰用六何謂利永貞安國
對曰乾之德大故能以美
利利天下坤之德劣故惟

能以利永貞久而能貞則
無一朝一夕之患故曰以
大終也

壬子講易需卦帝曰乾天
也而在下坎水也而在上
何也楊安國具以對又講

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帝曰
以正中謂皇極之道乎安
國對曰九五乃天子之位
以陽居尊而履中正為一
卦之主猶陛下建皇極以
御天下也

甲寅講易師卦字有與御
名同音者帝謂王洙曰此
字何訓對曰訓正帝曰聖
人文字不須回避恐妨義
理洙曰不敢臣子於君父
之名臨文暫覩不無悚懼

須至回避帝曰但正言之
四月己卯讀前漢書東方
朔傳至武帝微行數出帝
曰帝王每出須中嚴外辨
何容易如此丁度對曰武
帝以承平日久藉文景之

資所以窮志極欲帝曰若
安寧之時常思危亡之誠
安有後悔又讀至籍提封
為上林苑帝曰山澤之利
當與民共之度對曰臣事
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

嘗不憂勤天下此陛下祖
宗以來家法爾

乙酉讀後漢書安帝紀史
臣論推咎台衡謂災癘策
免三公帝曰莫若罪己以
答天眚宋祁曰陛下之言

人君之至德也

十一月丁酉講易无妄卦
帝曰无妄之疾何云勿藥
有喜楊安國對曰凡疾之
所起由有妄而來九五居
尊得位為无妄之主天下

皆无妄而偶有疾非己所
致疾當自損可勿藥而喜
也若人主剛正自修身無
虛妄而偶有災若堯湯水
旱非己所招但順時修德
勿須治理必欲除去不煩

勞天下是有喜也然堯遭
洪水使鯀禹治之雖知災
未可息且順民心鯀功不
成者災未息也禹能治水
者災欲盡也是亦勿藥有
喜之義也今河水圯決歷

帝學 卷五
五十年役天下兵民耗天下財用未嘗息大河之患亦未嘗復故道也而兵民頓弊何啻百千萬計地財委盡何啻億萬萬計恐民不堪命國力不繼臣以為

大河犬戎自古為患當如堯舜務順民心順時修德其災自息亦勿藥有喜也壬寅張揆讀後漢明德馬皇后紀至服大練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

帝學 卷五
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納之

三年三月戊辰御邇英閣講易至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帝曰人之情欲皆生於陰陽而節之在

人楊安國對曰臣以為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故人之生也天命之謂性而命人之所稟以生也性人之所賦以分也言情則性

帝學 卷五
之移也語欲則性之肆也
故六情相濫則喜生於風
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
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
故聖人取損象以懲忿窒
欲也帝然之

四月辛丑講易鼎卦帝問
九四之象施之人事如何
楊安國對曰鼎為烹飪成
新之器上承至尊下又應
初上承下施任重非據故
折足而覆餗矣其猶任得

其人雖重而可勝非其人
必有顛覆之患帝曰任人
不可不慎也

乙巳講歸妹卦帝問楊安
國陰陽爻位所處安國具
以對帝顧謂安國等曰朕

長於深宮易旨微奧每須
詳問卿等敷對時久得無
煩乎曾公亮對曰安國以
所學備承聖問豈敢言煩
安國進曰臣寡學淺陋無
以上副聖問因降拜謝帝

帝學
卷五
曰賴卿等宿儒博學多所
發明朕甚悅之雖盛暑亦
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丁
度復進曰自古帝王臨御
日久非內惑聲色則外窮
兵黷武陛下即位三十年

孜孜聖學雖堯舜之聰明
不是過也

戊申講巽卦隨風巽君子
以申命行事楊安國言巽
為風兩風相隨者申命令
之謂也故先庚三日後庚

三日帝曰然風教君德也
安國對曰乾卦六爻孔子
備陳君德遂命安國講乾
之九五安國既講乃言曰
此帝王同天地之德也

五月辛亥楊安國講兌卦

既畢帝又命講謙卦

壬子安國講渙卦既畢帝

又命講泰卦

癸丑趙師民講節卦既畢

帝又命講師卦

九月辛酉講既濟卦九五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
祭實受其福王洙曰禮說
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鄭
以離為牛坎為豕故東鄰
殺牛紂無德不如西鄰之
禴祭文王有德實受其福

也楊安國進曰王孔不取
此義王弼云牛祭之盛者
禴祭之薄者九五以既濟
之時物皆濟矣將何為焉
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黍
稷非馨明德惟馨孔穎達

云九五履正居尊動不為
妄修德者也假有東鄰不
能修德雖殺牛至盛不為
鬼神所饗不如西鄰祭薄
神明降福也帝曰文義既
正洙以禮說亦可安國對

曰周禮三鄭有異同之論
石渠有父子分爭之說
庚午講極數知來之謂占
帝曰著策之數亦大衍之
數也大衍有揲著之體有
乾坤之策遂命王洙揲著

得坎之艮令寫大衍一章
經注具疏翼曰進帝又問
龜筮之事令進洪範稽疑
經注具疏
辛未講讀以翠芳亭橙實
賜講筵官各一枚

丙子講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
帝曰葬固宜儉楊安國對
曰五代周高祖其葬最儉
帝曰周高祖遺命止用紙
衣瓦棺誠欲矯前代厚葬

之失講讀退傳宣卿等侍
對時久頗倦可於邇英後
亭少憩止丁度等翼日稱
謝

丁丑講讀官參問聖躬畢
面詔當講讀臣僚立侍敷

對餘皆賜坐侍於閣中天
聖以前講讀官皆坐侍自
景祐以來皆立侍至是帝
屢面諭以經史義旨須詳
悉詢說卿等無乃煩倦否
安國等進曰不敢至是有

詔遂為永制翼日丁度等
奏謝

十月癸未詔丁度等前後
漢書節義令撰序及名甲
申丁度等請名曰兩漢簡
微前史精要詔以前史精

要為名又詔撰邇英閣後
殿名乙酉丁度等請名曰
詢猷隆儒清宴詔以隆儒
為名

丙申詔楊安國等五經正
義節解令先撰序及名丁

西安國等請名曰五經義
宗精義樞要詔以五經精
義為名

丁丑帝飛白書筆法二字
賜講讀官各一軸時趙師
民謁告歸青州命就賜之

皇祐以後每歲重午節必
賜飛白書扇

十二月己亥御延和殿楊
安國等上五經精義序進
讀畢賜茶而退入內都知
王守忠傳旨五經精義序

俟覽畢降出辛丑降付邇
英閣

帝學卷第五終

帝學卷五考證

忠信篤敬 謹按敬原本作恭

係宋人避其先代諱今據論

語改

天有六氣 謹按天原本作未

係誤今據左傳改

雲門先生 第六

帝學卷第六

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充實錄修撰當院修撰樞密都尉賜紫金魚袋范祖禹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

全德神文聖武濬哲

明孝皇帝下

皇祐四年三月丙辰講尚

書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
萬邦咸寧帝曰此君所以
戒臣下也楊安國對曰臣
聞古者君臣相接面稱不
為諂廷諫不為謗臣能以
嘉言進君君能舍己從人

故帝曰俞允若茲又復敕
臣下也講益曰吁戒哉儆
戒無虞罔失法度帝曰是
臣獻謨於君也安國對曰
益以戒舜亦獻謨也講水
火金木土穀惟脩帝曰惟

脩者明順其性也安國對
曰臣謹按洪範五行傳一
曰水其性智二曰火其性
禮三曰木其性仁四曰金
其性義五曰土其性信此
五者在天則其氣流行在

地則人所行用也中庸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王者常循其
性行其道而脩之所謂脩
也講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帝曰惟和者不失其事也

帝學 卷六
安國對曰人君常正身脩
德以御下利用節儉以阜
財厚生敦本以養民此三
者和則不失其事也

戊辰御邇英閣內出欵器
一陳於御坐前諭丁度等

曰朕思古欵器之法試令
工人制之以示卿等帝命
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
虛則欵率如家語荀卿淮
南之說其法度精妙度等
列侍觀之帝曰日中則昃

月盈則虧聖人有持滿戒
慎之守朕欲以中正臨天
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
等拜曰臣等亦願以中正
事陛下因言太宗時嘗作
此器真宗製欹器論演先

儒之義以垂戒帝曰然
四月戊寅御邇英閣帝作
欹器論後述一篇以申存
亡虧成之鑒示講讀官丁
度等請宣布中外使知聖
心所存帝曰但欲使卿等

見之不須宣布度曰臣等
欲各傳本以章榮遇帝曰
可便以此本賜卿等皆拜
而受之

六月壬寅御延和殿侍講
學士上五經精義周易節

解二十卷因言尚書顧命
禮記喪禮春秋家陪亂政
舊所不講今纂集精義所
當去留上繫宸旨帝曰先
王吉凶之制百代所遵不
可以俗忌而簡去至於春

帝學 卷六
秋喪亂之事皆有善惡鑒
戒人主宜聞之亦須存錄
先儒於經籍有一字之誤
者朕常不敢改易但注以
辨之况正經之義可輒芟
去邪

九月甲寅丁度等上張揆
脩寫太元經
乙卯詔召山南東道節度
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賈昌朝赴講筵
丙辰詔賈昌朝未有差遣

且令赴經筵俟有差遣即
不赴

己未御邇英閣命賈昌朝
講乾卦帝謂侍臣曰昌朝
位將相執經侍講朝廷美
事也翼日昌朝又手疏乾

卦大旨在上一爻夫爻在
亢極必有凶災不即言凶
而言亢龍有悔者以悔中
有可凶可吉之象若脩德
以濟世則免悔而獲吉也
帝面賜手詔嘉獎以所陳

卦義付史館

庚申講尚書微子篇帝曰
微子箕子比干三人孰優
楊安國以論語孔子之言
對是日詔賈昌朝已差判
許州令且在講筵候朝辭

訖不赴

乙丑賈昌朝奏臣已治行
李非晚朝辭乞更不赴講
帝令且在講筵候朝辭不
赴

丙寅講尚書大賚于四海

而萬姓悅服帝曰王者為
政必順民心楊安國對曰
臣嘗聞往者大河潰決民
室流亡過半存者三四陞
下聖心震悼出內帑千百
萬以賙救之民悅仁服德

至今頌聲作焉

己巳講尚書洪範五事帝
曰王者之用五事皆本於
五行乎王洙對曰王者治
五行得其性則五事皆善
故五事得則有休徵五事

帝學 卷六
失則有咎徵是以聖人克
謹天戒以脩其身帝曰人
君奉天在於脩德夙夜兢
兢戒慎於未形尚恐不至
必俟天有譴告然後脩德
此豈畏天之道也

十月戊寅詔俟講尚書畢
講周禮令侍講以下與賈
昌朝先脩節解以備講說
十一月甲辰講尚書無逸
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
戒逸豫楊安國曰舊有無

逸圖疏於屏間帝曰朕不
欲坐席背聖人之言當書
置之左方又命丁度取孝
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
道四章對為右圖因令王
洙書無逸蔡襄書孝經又

命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
為二圖序而襄書之

甲寅御邇英閣侍講學士
上五經精義尚書節解三
十卷

五年四月丁酉御邇英閣

講同命侍御僕從罔匪正
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
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國
對曰陛下聰明文思從諫
弗拂如水之走下視羣臣
若僚友自古盛王未之有

也帝曰臣下能進忠言朕
何惜夏禹之拜

癸卯御邇英閣侍講學士
上五經精義禮記節解九
十卷

九月戊寅鑄鼎十有二圓

帝學 卷六
丘用五宗廟用七又作鸞
刀郊廟各一先是賈昌朝
侍經筵帝問鼎卦聖人亨
以享上帝今郊何以無鼎
昌朝不能對曰容臣退而
講求於是詔禮官議以為

郊有亨牲進熟遂命阮逸
胡瑗鑄銅鼎制鸞刀帝親
書鼎名曰牛鼎羊鼎豕鼎
皆署而刻之牛鼎其容一
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鸞
刀亦親書刀名而署之有

司皆篆刻其下至神宗元
豐元年詳定郊廟奉祀禮
文所議圓丘用犢不設羊
豕俎及鼎奏罷之

壬辰再御延和殿侍讀學
士上前史精要後漢書三

十卷

十月甲寅再御延和殿侍
講學士上五經精義春秋
節解八十卷

至和元年八月壬子召觀
文殿大學士晏殊赴經筵

賜坐杌如宰相儀

戊午知制誥賈黯言陛下
日御通英閣召侍臣講讀
經史其咨訪之際動闕政
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臣竊
惜之欲乞令修起居注官

入侍閣中事有可書隨即
記錄從之賜坐於御坐之
西南其後修起居注石揚
休言陛下有所宣諭咨訪
而臣坐遠不盡聞慮記錄
或有所遺乃命侍立於講

讀官之末

九月丙寅王洙上周禮禮
器圖先是洙講周禮帝命
畫車服冠冕籩豆簠簋之
制及圖成上之己巳講周
禮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

楊安國曰所謂緩刑者乃
為過誤之民當歲歉則貫
之閔其窮也今衆持兵仗
劫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
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
吾赤子也一遇饑饉州縣

不能存卹餓殍所迫遂至
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
乎

臣襁曰書曰大哉王言
又曰一哉王心仁宗皇
帝之言可謂大矣視天

下皆吾赤子仁宗皇帝
之心可謂一矣造次不
違於仁

壬申王洙講周禮至三年
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
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

三歲最為酌中今四五歲
始一詔下得無重抑多士
乎不若裁減取人之數稍
近古制精於考擇則天下
無遺滯之才矣

二年二月詔龍圖閣直學

士兼侍讀張昇年高免進
讀止令侍經筵以備顧問
三月乙丑御邇英閣盧士
宗講周禮眡祲帝曰妖祥
之興皆由人事召之君人
者必在修德以承天意

已卯講周禮大壘王洙曰
祠天地之器以質信為本
帝曰曹操不事質信而多
詐忌何以事上帝乎洙曰
天地之德非至誠之道至
質之器何以動之張揆讀

後漢書應劭議刑揆曰當
漢獻帝亂世有司猶能守
法今天下奏獄或違法出
罪負冤不伸水旱之災未
必不由此也帝曰祖宗以
來多用中典奏讞者往往

貸之豈欲刑罰之濫乎
丙戌王洙講周官典瑞共
含玉帝曰若使人用此而
骨不朽豈如功名之不朽
哉

十月丁未孫抃讀史記龜

策傳帝曰古人謀議動作
必由此乎抃曰古人凡有
大疑既決之於己又詢之
於衆猶謂不有天命乎於
是命龜以斷其吉凶所謂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
誠不專人謀默與神契然
後為得也帝然之

壬子講周禮祭祀割羊牲
登其首王洙曰祭陽以其
首首主陽也祭陰以其血

血主陰也神明不測故但
以類而求之帝曰然天地
簡易非至誠其能應乎又
講左氏傳鄭人鑄刑書洙
曰子產以鄭國之法鑄之
於鼎欲使民知犯某罪有

某罰也帝曰使民知法而亂可止不若不知而自化也

十一月丙寅李淑讀太史公傳帝謂淑曰太史公欲行其道而不果身不免於

禍深可悲也顧其是非不謬於聖人真良史之才矣六年三月乙酉御崇政殿召輔臣觀御書兗州至聖文宣王廟榜

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錢

象先善講說語約而義明
帝間有顧問必依經以對
因諷諭政事遂及時務有
啓迪獻納之益前後留侍
十五年特被恩禮每乞外
官輒不許既去必見思而

復召故事講官分日迭進
象先已得請知蔡州帝以
象先行有日令獨徹所講
秩於是同列罷進者十日
帝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
逆亂之事皆直言毋諱侍

講呂公著講春秋因言弑
逆之事皆臣子之所不忍
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
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
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
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

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
所萌其姦心故易曰履霜
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
臣鬻曰古之人君好學
者有之矣未有終身好
之而不厭者也仁宗皇

帝在位四十二年以堯
舜為師法待儒臣以賓
友邇英講學游心聖道
終身未嘗少倦是以一
言一動仁及四海如天
運於上而萬物各遂其

生於下其本由於學故
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言天德不可得而至
也欲法天者惟法文王
而已法文王則可以至

帝學
卷六
天德矣臣願陛下欲法
堯舜惟法仁宗而已法
仁宗則可以至天德矣

帝學卷第六終

帝學卷六考證

休徵咎徵

謹按徵原本作證

係宋人避仁宗嫌名今據書

經改

帝學

卷七
之八

雪門先生

第七

帝學卷第七



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充實錄修撰國史修撰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范祖禹進

英宗體乾膺歷隆功

盛德憲文肅武睿神

宣孝皇帝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

皇帝上

英宗體乾膺歷隆功盛德
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
初在睦親宅閉門讀書終
日未嘗燕遊慢戲服御儉
素如儒者吳王宮教授吳

克進宗室六箴一曰視二
曰聽三曰好四曰學五曰
進德六曰崇儉仁宗以付
大宗正司帝書之屏風常
視以自戒及為皇子召本
宮教授周孟陽為辭奏孟

陽有所勸諭即謝孟陽而
拜嘉祐七年遷入內行李
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
而已中外聞之相賀

八年四月即位十月輔臣
請如乾興故事雙日召侍

臣講讀帝曰當俟祔廟畢
擇日開經筵

十二月己巳始御邇英閣
召侍讀侍講講讀經史講
論語學而時習之侍講呂
公著曰說命曰王人求多

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
有獲然則人君之學當觀
自古聖賢之君如堯舜禹
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
天下國家之要道非若博
士諸生治章句解訓詁而

已又講有朋自遠方來不
亦樂乎公著言自天子至
於庶人皆須朋友講習然
士之學者以得朋為難故
有朋自遠方來則以為樂
至於王人之學則力可以

致當世之賢者使之日夕
燕見講勸於左右又以左
右之賢為未足於是乎訪
諸巖穴求諸滯淹則懷道
抱德之士皆不遠千里而
至此天子之有朋自遠方

來者也其樂亦大矣又講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
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
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
之人君政令有未孚人心

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
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
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
也

治平元年四月甲申御通
英閣前此帝諭內侍任守

忠曰方日永講讀官久侍
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
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
事講讀畢拜而退帝命毋
拜後遂以為常

講論語宰予晝寢呂公著

帝學
卷七
曰舊說宰予晝寢寐也侍
讀學士臣啟以為禮君子
晝不居於內夜不居於外
宰予晝居於寢故孔子非
之

帝自即位感疾至是猶未
全安多不喜進藥呂公著
講論語子之所慎齋戰疾
因言有天下者為天地宗
廟社稷之主其於齋戒祭
祀必致誠盡敬不可不慎
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

血則於興師動衆不可不
慎至於人之疾病常在乎
飲食起居之間衆人所忽
聖人所慎況於人君任大
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
近醫藥為宗社自愛不可

不慎帝納其言為之俛首
而動容自是每因講進戒
帝必肅然

講論語九人而已呂公著
曰舊說其一人謂文母侍
讀學士臣敞以為子無臣

母之理有婦人焉蓋邑姜也自古有道之君必求賢妃正女以為內助朝夕警戒然後可以成德故詩美后妃能輔佐君子易稱家道正而天下定矣講卑宮

室公著曰昔周宣王初即位更為儉宮室小宗廟而致中興之功後世人君多務盛宮闕之制窮土木之工欲以夸四方而示後人輔弼之臣雖蕭何謝安猶

不免此惑殊不知夏禹周
宣恭儉之德可以垂美於
萬世也

帝因輔臣奏事語及呂公
著歐陽修曰公著為人恬
靜而有文帝曰比於經筵

講解甚善

六月己亥詔曰雖王子之
親其必由學惟聖人之道
故能立身若昔大猷自家
刑國今一祖之後諸宗之
支亦嘗著令於前命官以

訓或兼職他郎或備位終
年誘導之宜滅裂無狀蓋
命不持固事遂因循特詔
近臣並薦能者使成童而
上講誦經書小學之居通
達名數朝夕勸善日月計

能固當漸漬簡編敦修志
業與其趨異端而無守豈
若就有道而自修居常謹
思戒在中止其子弟不率
教約俾教授官本位尊長
具名申大宗正司量行戒

責教授官不職不能勉勵
大宗正司察訪以聞初帝
以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
八百餘人其奉朝請者四
百餘人而教學之官六員
而已因命增置凡皇族年

三十以上者百十三人置
講書四員年十五以上者
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
年十四以下者別置小學
教授十二員并舊六員為
二十七員以分教之帝謂

韓琦等曰凡事之行患於漸久而怠廢況為學之道尤戒中止諸宗室之幼者仍須本位尊長常加率勵庶不懈惰可召舍人諭此意作詔戒勉之故有是詔

丙午詔曰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臣而董正累聖承繼百年盛隆宗社慶靈本支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益於衆

多必增員而統理外已詔於儒學各選經師內仍擇於親賢共司屬籍庶乎協贊其職並修厥官糾乃非違以正為率勉夫怠惰惟善是從帝既命增置宗室

學官以謂宗室數倍於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乃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宗惠為之而降是詔

九月詔以五日開邇英閣至重陽節當罷侍講呂公

著司馬光言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經筵從之

帝御邇英閣未嘗發言有所詢問二年十月侍講司

馬光上言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無由發明今

陞下若皆默而識之不加
詢訪雖為臣等踈淺之幸
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
聖性望陛下自今講筵或
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
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

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
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
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
之益帝嘉納之

壬子龍圖閣直學士兼侍
講盧士宗知青州士宗在

侍從逾十五年因對乞補
外入辭帝謂曰學士忠純
之操朕固素知豈當久處
外邪且命再對

三年四月辛丑命龍圖閣
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

集歷代君臣事迹於是光
奏曰臣自少以來略涉羣
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煩
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
往讀之不能周浹况於帝
王日有萬幾必欲徧知前

世得失誠為未易竊不自
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訖五
代正史之外旁采它書凡
關國家之興衰繫生民之
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
王者所宜知者略依左氏

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
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
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
而聞見甚博私家區區力
不能辦徒有其志久而無
成鄉曾以戰國時八卷上

進幸蒙賜覽今所奉詔旨
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別
有編集若續此書欲乞亦
以通志為名其書上下貫
穿千有餘載固非愚臣所
能獨修伏見韶州翁源縣

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
錫皆有史學為衆所推欲
望差此二人與臣同修庶
早成書詔從之而令接所
進書八卷編集俟書成取
旨賜名其後君錫父喪不

赴命太常博士國子監直
講劉放代之

六月壬子改清居殿曰欽
明召直龍圖閣王廣淵書
洪範於屏帝謂廣淵曰先
帝臨御四十年天下承平

得以無為朕方屬多事豈
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訪
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廣
淵對以張景所得最深以
景論七篇進明日復召對
延和殿帝曰景所說過先

儒遠矣以三德為馭臣之
柄尤為善論朕遇臣下常
務謙柔聽納之間則自以
剛斷此屏置之坐右豈特
無逸之戒也

臣駕曰英宗皇帝潛德

藩邸修身好學故仁宗
以知子之明付畀大業
及即位首勸宗室以學
蓋帝以身先之知學之
益不學之損也又諭輔
臣凡學之道戒在中止

聖訓豈不大哉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
嘉祐八年五月始聽講讀
於東宮天資好學尋繹請
問有至日是內侍言恐飢
當食上曰聽讀方樂豈覺

飢耶英宗以上讀書太多
嘗遣內侍止之當講讀正
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使
人揮扇待宮僚有禮伴讀
王陶入侍上率弟顯拜之
陶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

大愛慕之又讀商本紀仲虺作誥因取尚書讀之至志自滿九族乃離上曰微子去之是也

治平四年正月上即位九月壬寅以御史中丞司馬

光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光言張方平不當叅知政事至是又言臣言果是則方平當罷若其非是則臣當遠貶今兩無所問而臣復還翰林仍加美

職未曉所謂乞察臣所言
是非知通進銀臺司呂公
著亦言不當遽罷光中丞
封還制書上手詔光得卿
奏反謂因前日論方平不
當故有易命此乃卿思之

誤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經
術行義為世所推今將開
延英之席比得卿朝夕討
論敷陳治道以箴遺闕故
命進讀資治通鑑此朕之
意皎然易見也况命卿之

旨 在 二 十 六 日 登 對 前 苟
朕 以 言 事 罪 卿 豈 復 遷 卿
美 職 必 諒 朕 誠 更 勿 橫 慮
可 即 授 告 敕 呂 公 著 所 以
封 還 者 蓋 不 知 此 意 耳 俟
對 日 朕 亦 當 諭 旨

十 月 己 酉 初 御 邇 英 閣 召
侍 臣 講 讀 經 史 退 上 獨 留
呂 公 著 謂 曰 朕 以 司 馬 光
道 德 學 問 欲 常 勸 講 左 右
非 謂 其 言 事 也 公 著 復 懇
奏 遂 解 銀 臺 司

甲寅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上親製序面賜光令候書成日寫入又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

壬戌上出知鳳州梁泉縣令范亦顏所上書及濮廟

議命邇英閣講讀官定奪仍宣諭立濮王廟非先帝本意先是七月亦顏以前嘉州夾江縣令投檢上書曰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是禮惟天子可得而議也

仁宗皇帝無子子英宗而
付以天地之大業盛德也
英宗皇帝即大位服三年
日夜惴慄恐墜休緒大孝
也詔議變禮以尊所生不
忘本也濮安懿王之於英

宗伯父也原所生之德而
尊其號冠之以所封之濮
明止一國非所以兼天下
也於是右司諫劉庠侍御
史張紀殿中侍御史張唐
英監察御史裏行唐淑問

等言亦顏小臣敢為欺罔
以白為黑惑亂天聽誑誤
聖朝挾邪亂政漸不可長
乃降亦顏下縣主簿尉

熙寧元年四月庚申翰林
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等言

竊尋故事侍講者皆賜坐
自乾興以後講者始立而
侍者皆坐聽臣等竊以謂
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
坐乞付禮官考議詔太常
禮院詳定以聞後判太常

寺韓維刁約同知太常禮
院胡宗愈言臣等竊謂臣
侍君側古今之常或賜之
坐蓋出優禮祖宗以來講
說之臣多賜坐者以其敷
暢經藝所以明先王之道

道之所存禮則加異太祖
開寶中李穆薦王昭素於
朝召對便殿賜坐令講易
乾卦太宗端拱中幸國子
監升輦將出顧見講坐因
召學官李覺講說覺曰陛

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
高坐太宗為之降輦令有
司張帝幕設別坐詔覺講
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
得環坐執經而講者顧使
獨立於前則事體輕重誠

為未安臣等以為宜如天
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
道之意判太常寺龔鼎臣
蘇頌周孟陽同知太常禮
院王汾劉放韓忠彥言臣
等竊謂侍從之官見於天

子若賜之坐有所顧問猶當避席立語况執經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為宜若謂傳道近於為師則今侍講解說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為師之實

豈可專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講居侍讀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重輕可知矣今若使侍講輒坐其侍讀當從何禮若亦許之坐則侍從之臣

每有進說皆當坐矣且乾
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
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
豈可一旦以為有司之失
而輕議變更乎今人主之
待侍臣繇始見以及畢講

皆賜之坐其尊德重道固
已厚於三公矣尚何加焉
其講官侍立伏請仍舊初
孫奭坐講仁宗尚幼跋案
以聽之奭因請立講論者
不以為是王安石兼侍講

請復乾興以前故事使預
聽者立亦坐之日少而立
侍之日多於是公著等遂
同建明已而衆議不同上
以問曾公亮公亮但稱臣
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

因講賜留上面諭曰卿當
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
已

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講
禮記自今講尚書先是王
安石次未當講上命安石

講至曾參易簣安石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於牀第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見於將死之際上稱善未幾安石言禮記所載多駁雜乞令講尚書故有是

旨

講甘誓予則孥戮汝呂公著曰古之仕者世祿若身以罪戮則子降為阜隸又失伍死不入兆域如此之類皆恥累其世父子兄弟

帝學 卷七
罪不相及賞善及子孫罪
惡止其身非并殺其子也
講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
以獨言勇智呂公著對仲
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
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

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
神武而不殺者然後可為
盡善矣

帝學卷第七終

帝學卷七考證

此天子之有朋自遠方來者也

謹按有原本作友今據論語

改

必求賢妃貞女

謹按貞原本

作正係宋人避仁宗嫌名今

改

問之弗知弗措也
謹按知原

本作得今據中庸改

難與亦京本抄式今難與

此天亦之齊則目蓋不來益也

守學書以共鑑

西
灣
先
生
第
八

帝學卷第八

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充寶錄修撰國史院修撰輕車都尉賜紫崇文殿學士范祖禹進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

皇帝下

熙寧二年九月戊辰初御

通英閣講讀

己巳召御史中丞呂公著
來旦赴經筵公著以臺丞
侍講不兼經筵職遇講讀
即赴

十一月庚辰司馬光講資
治通鑑漢紀至曹參代蕭

何為相國一遵何故規因
言參以無事鎮撫海內得
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
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
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
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

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
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
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
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
舊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
無作聰明亂舊章然則祖

宗舊法何可變也漢武帝
用張湯之言取高帝法紛
更之盜賊半天下宣帝用
高帝舊法但擇良二千石
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
初立頗改宣帝之政丞相

衡上疏言臣竊恨國家釋
樂成之業虛為此紛紛也
陛下視宣帝元帝之為政
誰則為優荀卿曰有治人
無治法故為治在得人
不在變法也上曰人與法亦

相表裏耳光曰苟得其人
則無患法之不善不得其
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施
矣故當急於求人而緩於
立法也

壬午呂惠卿講咸有一德

因言法不可不變先王之
法有一歲一變者正月始
和置於象魏是也有五歲
一變者五載一巡守考制
度於諸侯是也有一世一
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

有百世不變者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司馬
光言漢守蕭何之法則治
變之則亂臣竊以為不然
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挾
書律文帝除收斂令安得

謂之不變哉武帝以窮兵
黷武奢淫厚斂而盜賊起
宣帝以綜覈名實而天下
治元帝以任用恭顯殺蕭
望之而漢道衰皆非由變
法與不變法也夫法弊則

必變安得坐視其弊而不
變耶書所謂無作聰明亂
舊章者謂實非聰明而強
作之非謂舊章不可變也
光之措意蓋不徒然必以
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因

此規諷又以臣制置三司
條例及看詳中書條例故
發此論也臣願陛下深察
光言苟光言為是則當從
之若光言為非陛下亦當
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召光

詰問使議論歸一上召光
前謂曰卿聞呂惠卿之言
乎惠卿之言如何光對曰
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
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
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

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
一變則非也正月始和置
於象魏者乃舊章也非一
歲一變也亦猶州長黨正
族師於四孟月朔屬民而
讀邦法也豈得為時變月

變耶天子恐諸侯變禮易
樂故五載一巡守有變亂
舊章者則削黜之非五歲
一變法也刑罰世輕世重
者蓋新國亂國平國隨時
而用非一世一變也且治

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
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
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
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
之不庇也講筵之官皆在
此乞陛下問之三司使掌

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
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
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
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
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為
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

卿曰司馬光備位侍從見
朝廷事有未便即當論列
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
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豈可但已光曰前者詔書
責侍從之臣言事臣嘗上

疏指陳得失如制置條例
司之類盡在其中未審得
進達聖聽否上曰見之光
曰然則臣不為不言也至
於言不用而不去此則臣
之罪也惠卿責臣實當其

帝學 卷八
罪臣不敢逃上曰相與共
講是非耳何至乃爾王珪
進曰司馬光所言蓋以朝
廷所更之事或為利甚少
為害甚多者亦不必更耳
因目光令退王珪進讀史

記光進讀資治通鑑畢降
階將退上命遷坐褰於闕
內御榻之前皆命就坐王
珪禮辭不許乃皆再拜而
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
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詢

帝學 卷八
詢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珪對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能知其虛實也上曰據所聞言之光

曰朝廷散青苗錢茲事非便今閭里富民乘貧者乏無之際出息錢以貸之俟其收穫責以穀麥貧者寒耕熟耘僅得斗斛之收未離場圃已盡為富室奪去

帝學
卷一
彼皆編戶齊民非有上下
之勢刑罰之威徒以富有
之故尚能蠶食細民使之
困瘁况縣官督責之嚴乎
臣恐細民將不聊生矣呂
惠卿曰司馬光不知此事

彼富室為之則害民今縣
官為之乃所以利民也昨
者青苗錢令民願取者則
與之不願者不强也光曰
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
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

帝學
卷八
民亦不强也臣聞作法於
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
將若何昔太宗平河東立
和糴法時米斗十餘草束
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
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

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
苗亦如河東之和糴也上
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
為病也光曰臣陝西人也
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
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

十四

帝學
卷八
民況今立法許之乎上曰
坐倉糴米何如王珪等皆
起對曰坐倉甚不便朝廷
近罷之甚善上曰未嘗罷
也光曰今京師有七年之
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

十五
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
倉得米百萬石則歲減東
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
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
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
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

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
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
細事不足煩聖慮陛下但
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
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
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

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
夫正謂此也上復與衆人
講論治道至晡後王珪等
請起上命賜湯復謂光曰
卿勿以嚮者呂惠卿之言
遂不慰意光對曰不敢遂

退

三年四月癸未司馬光讀
資治通鑑漢賈山上疏言
秦皇帝居滅絕之中不自
知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
禍晏子曰和與同異水火

醯醢鹽梅皆相反之物宰
夫濟其不及以泄其過若
羹已鹹復濟以鹽已酸復
濟以梅何可食也伊尹戒
太甲有言逆于汝心必求
諸道人之情誰不欲人順

帝學 卷八
已而惡其逆唯聖賢知順
之損知逆之益譬如酒醴
雖適口而醉人藥物雖苦
口而除病是以臣之於君
剛則和之柔則掖之明則
晦之晦則明之非故相反

欲裁其有餘補其不足以
就皇極耳若逆己者即黜
降順己者即不次拔擢則
諂諛日進忠正日踈非廟
社之福也上曰舜聖讒說
殄行若臺諫欺罔為讒安

得黜光曰臣因進讀及
之耳時事臣不敢妄論也
丁亥司馬光讀資治通鑑
漢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
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
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

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
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
賢人主苟以是為非以非
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
為賢則邦家之覆誠不難
矣

十年八月丙午御適英閣
講詩上問侍講沈季長曰
豐年言秋冬報良耜何以
止言秋報季長對畢上又
問豐年不言報上帝良耜
何以疊言報社稷季長對

畢上曰此終始之詩也
十月庚辰侍讀鄧潤甫陳
襄讀史記因言司馬遷史
載秦漢以來君臣事迹有
不足以陳於陛下之前者
如呂不韋傳之類是也上

曰若此之類皆闕之勿讀
沈季長黃履奏講詩畢不
知進講何經上曰先王禮
樂法度莫詳於周宜講周
禮
元豐元年三月辛巳御邇

英閣沈季長講周禮八法
上曰或言邦治或言官治
何也季長對畢上曰然

壬午侍讀學士呂公著讀
後漢書畢上留公著極論
治體至三皇無為之道釋

老虛寂之理公著問上曰
此道高遠堯舜能知之乎
上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
堯舜雖知之然常以知人
安民為難此所以為堯舜
也上又論前世帝王曰漢

高祖武帝有雄材大略高
祖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
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如
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尊之
故不名也公著曰誠如聖
諭上又曰武帝雖以汲黯

為慙然不冠則不見後雖
得罪猶以二千石祿終其
身公著曰武帝之於汲黯
僅能不殺耳上又論唐太
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
王業者以其能屈己從諫

耳上臨御日久羣臣畏上
威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
著言竦然敬納之

丁亥黃履講八柄上曰坐
而論道謂之三公而八柄
非太宰所得與何也履對

畢上曰然

辛卯沈季長講九賦上曰
或言關市之賦或言關市
之征何也季長對畢上曰
然

癸巳黃履講九式上曰賓

客之式次於祭祀而八政
七曰賓何謂也履對畢上
曰然

四月丙寅沈季長講小宰
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
之政令凡宮之糾禁上曰

政令糾禁詳略如何季長
對畢上曰言凡宮之糾禁
則是不止於王宮又及於
諸侯也

八月戊辰黃履講宰夫之
職正歲書其能者與其良

者而以告于上上曰或言
詔王廢置或言以官刑詔
冢宰而誅之或言以告而
誅之或言以告于上何也
履對曰詔冢宰者詔冢宰
而已以告而誅之以告于

上者或詔王或詔王及官
長皆不得專也上曰或三
年或歲終則書能否告之
以為廢置此獨於正歲何
也豈非舊歲之所考書以
告乎履曰然

二年六月辛酉左諫議大
夫安燾等上諸司式上閱
講筵式開講罷講申中書
上曰此非政事何預中書
可刊去之

六年四月壬申御邇英閣

蔡卞講周禮司市上曰先
王建官治市獨如此其詳
何也卞對曰先王建國面
朝而後市朝以治君子市
以治小人不可略也上曰
市衆之所聚詳於治衆故

也後世治市之法闊略今
可求而復乎卞對曰先王
之時有鄉有遂有朝有市
其事相須也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
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五代紀三十卷資治通鑑
自治平三年置局每修一
代史畢上之至是書成總
二百九十四卷目錄考異
各三十卷上諭輔臣曰前
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

紀遠矣輔臣請觀之遂命
付三省仍令速進入以光
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臣駕曰神宗皇帝即位
之初多與講讀之臣論
政事於邇英君臣傾盡

無有所隱而帝天資好
學自彊不息禁中觀書
或至夜分其勵精勤政
前世帝王未有也自熙
寧至元豐之末間日御
經筵風雨不易蓋一遵

祖宗成憲以為後世子
孫法也可不念哉

臣嚮拜手稽首曰三皇
之時至質略矣伏羲始
開人文神農以下皆有
師聖人之德莫大於學

在易乾之六爻龍德變化皆聖人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孔子曰龍德而正中也由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故天下文明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孔

子曰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至於九五飛龍在天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

天時聖人之德莫盛於
此由學以致之也九二
九五皆曰利見大人蓋
非學則不能為大人故
堯舜稽古垂衣裳而天
下治聖學之效也揚雄

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
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
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學始於伏羲至於成王
易詩書所稱聖人所述
為萬世法由漢以下其

帝學
卷一
道不純故可稱者鮮自
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
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
不學也恭惟本朝累聖
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
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

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
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
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
無不好學故也陛下廣
覽載籍歷觀前世創業
之主守文之君有如祖

宗之皆好學者乎由三
王至於五代治安長久
有如本朝之百年太平
者乎今人有寶器且猶
愛惜之恐其傷缺况祖
宗百三十餘年全盛之

天下可不務學以守之
乎臣又聞學則必問問
然後為學中庸曰君子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
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皆所以為天下

法也堯有衢室之問舜
有總章之訪動必咨于
四岳孔子稱舜之大智
曰好問仲虺戒湯曰好
問則裕學者聖之先務
也問者學之大方也文

王詢於八虞而諮於二
虢度於闕天而謀於南
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
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所
以能成其聖也武王訪
於箕子成王問於尹佚

四聖維之衆賢翼之是
以為太平之君子能持
盈守成夫豈由他哉唯
彊於學問而已今臣所
錄八篇上起伏羲下訖
神宗伏惟陛下憲道於

三皇稽德於五帝軌儀
於三代法象於祖宗集
羣聖之所行體乾健之
不息則四海格於泰和
萬年其有永觀矣臣拜
手稽首謹上

帝學卷第八終

帝學一編元祐中太史范
公勸講金華攝取帝王務
學求師之要自宓義迄於
我宋釐為八卷上之玉音
嘉納緝熙光明於斯為盛
其五世孫擇能宰高安刊

置縣齋未幾散逸戶曹玉
牒汝洋一日訪得元本因
俾鋟木以補道院之闕庶
永其傳嘉定辛巳季夏望
日青社齋礪書

帝學卷八考證

綜覈名實

謹按綜原本作總

今據漢書宣帝紀改

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謹按三

原本作王今據考工記改

或詔王及官長

謹按詔原本

作色今改

對辨於泉本

泉本林王今辨於上皆為

從而論與階二三公對辨三

今辨對善宜帝珍為

對辨不覺對辨對泉本辨對

帝對卷八共感